

德高望重 彩墨凝香 ——中國畫藝術的追夢人徐素彬



澳洲知名女畫家徐素彬老師給人突出的印象是：為人謙和禮讓，與人合作友善；對繪畫藝術超強的熱愛與執著，孜孜不倦地致力於探索與創新；長期堅持繪畫教學，為傳承繪畫藝術默默奉獻，令人敬重。

徐素彬自幼酷愛繪畫，受母親擅長剪紙和刺繡之影響，少年時就顯露出繪畫的天賦，立志將繪畫藝術作為自己追求的夢想，然而，其藝術之路並非平坦。

徐素彬出生於中國山東，抗日戰爭年代艱苦中由父母懷抱著闖關東，先到了東北的佳木斯，再轉至哈爾濱，1955年全家遷居北京。幼年的徐素彬經歷過顛沛流離，飽嘗了艱難心酸，從而養成了為追求夢想堅韌不拔的性格和持之以恆的進取精神。

徐素彬1991年9月退休，從1992年初開始，堅持用八年多的時間，全身心地投入到繪畫藝術的學習之中。先在廣州市老年大學國畫基礎班、提高班、研究班系統地學習了六年的山水、花鳥、書法、篆刻等。老年大學畢業後，學校又推薦她到廣

東省書畫研究院進修兩年。得到了著名嶺南畫家陳永康、梁照堂、梁業鴻等先生的親授。特別有幸聆聽到國畫大師關山月、黎雄才、陳永鏘等人的藝術講座，受益匪淺。自此，徐素彬的繪畫藝術與嶺南畫派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廣東老年大學進修期間，徐素彬有機會被推薦去國畫大家張世簡開辦的50名學員繪畫提高班，到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深造半年。白天集中講課、示範、寫生，晚上創作。半年專心致志的學習，得到了北京花鳥畫名家的親傳，徐素彬的花鳥畫技藝得到了迅速提升，又有了新的感悟和昇華。

徐素彬是位非常勤奮的畫家，為追求藝術而筆耕不輟。退休後近三十年來，她創作了數百幅作品，除了國畫山水、花鳥、人物，還有水粉、水彩、素描、圖案及郵票設計等多種，是一位全能型高產的藝術家。其作品有百餘次入選參展及發表於國內外多種展覽會、報刊及網絡上；舉辦徐素彬個人畫展、二人展、數人聯展、師生展多次；作品曾獲國家級藝術金獎、銀獎、優秀獎，各兩次；省市級藝術獎五次；國際性藝術獎四次。

徐素彬2007年移居悉尼，澳洲的異域風情和多元文化，不僅增添了創作素材，更激發了她的創作激情。她積極參加各類藝術社團的活動，邊創作邊教授繪畫，創作育人兩不誤，十多年來先後在康士比中文學校繪畫班、康士比國畫班、澳華工會國畫班、中華文化中心國畫班等，先後教授了一百二十餘名學生，最小的年齡五歲，最年長的八十多歲。徐素彬為傳承中華文化做出了突出的成績和奉獻。

2020年5月16日至26日，由澳大利亞畫院與澳大利亞琴棋書畫協會聯合主辦的《徐素彬繪畫藝術展》在悉尼中華文化中心展出。這是徐素彬老師在澳洲舉辦的第二屆個人畫展，展示了許多創新佳作。

我曾多次觀摩過徐素彬的個人畫展，聯展和師生展，她對繪畫藝術的勤奮、繪畫藝術的實力，尤其不斷求新求變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期有機會又拜讀了她的幾十幅佳作，著實令人眼前一

亮。徐素彬的花鳥作品中，牡丹、紅棉、一品紅、梅、菊、杜鵑、芙蓉、紫藤、凌霄、迎春花等，各種花卉、禽鳥、魚蟲、飛蝶，無不涉獵，信手拈來。其中，尤以寫意牡丹最為突出。她將牡丹的嬌美與富貴，通過生宣的特性和水墨色彩的巧妙運用，令人賞心悅目。她創作的牡丹，既有嶺南畫派之風，更有王雪濤的牡丹之靈氣和張世簡的牡丹之神韻。

近期的作品中，最令人刮目相看的當屬她的山水畫，可謂煥然一新。在氣勢宏大的《大江東去》《峽江雲湧》等巨幅作品中，高山群峰，氣勢磅礴，雲霧繚繞，江水濤湧，輕舟飛渡，江邊數棟房舍，人們正在談天說地，或指點著江山……這些巨幅力作題材的取捨，構圖的嚴謹，內容之豐富，筆墨的淋漓酣暢，意境的表現等，均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實屬逸品之作。

更令人驚歎之處在於徐素彬的一批探索創新之作，如：《滿江紅》《冬雪銀裝》《聖潔山下》《農家小院》《秋泉》、《銀杏樹》等。她在傳統繪畫技法的基礎上，充分運用了水與墨的靈動與韻味，突出發揮了潑彩和水墨之間的流動、融合及對撞等特性，將山、水、雲、霧、霞，表現得變幻莫測；把山巒、村莊、水溪、冬雪、朝暮，揮灑得奇妙無窮。

藝術的魅力在於其特色與個性化。徐素彬的山水畫，古追“四王（王時敏、王翬、王翬、王原祁）”，今承“嶺南”，其探索性新作突破舊章，另辟新徑，在傳統的基礎上大膽求新，將水墨與潑彩，抽象與寫實，互為運用，相得益彰，充分發揮了筆、墨、紙、硯、水、色的特性，使山水畫既有大氣磅礴之勢，又有雅致秀美的現代審美情趣，突顯了她與眾不同的藝術個性。

徐素彬老師的藝術成果豐碩，年逾八旬，德高望重，但是她的藝術心靈卻很年輕，為了追求繪畫的夢想，她在藝術的征途上一路奔跑向上攀登著。

徐素彬老師現任：澳大利亞畫院副院長、澳大利亞炎黃畫院藝術顧問、澳大利亞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澳大利亞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藝術研究院一級美術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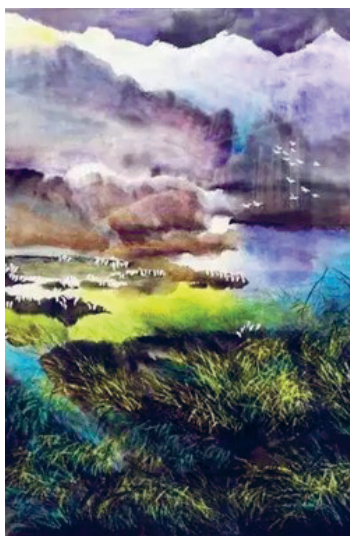
徐素彬國畫花鳥《歲朝圖》
138X 68cm



徐素彬國畫花鳥《嶺南春》
138X 68cm



徐素彬國畫山水《雲霧繚繞見奇峰》
126 X 68 cm



徐素彬國畫山水《夢裡水鄉》
70X 50cm

國老年書畫研究院院士等多項藝術職務。

王明科

西澳著名畫家鄧國祺悉尼展

國韻祺祥



主辦單位：澳大利亞畫院
 協辦單位：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
 亞洲藝術會（澳門）
 西澳東方文化藝術協會
 澳大利亞中國美術館（西澳）
 ICPAA國際藝術聯合會（澳洲）

開幕與藝術交流：2026年5月2日下午2點
 展覽時間：2026.5.2—2026.5.11
 地址：悉尼中華文化中心
 799 Pacific Hwy, Chatswood NSW 2067
 (corner of Victoria Ave and Katherine Street)

淺談梁曉純的散文集《淡淡咖啡香》

（接A版）卻成了另一些人奮進拼搏的動力，他們努力著要用有限的生命迸發出無限的光彩。時間如流，心亦如流，過去、現在、將來皆不可得，一切均在剎那間生滅。生命之中，真的有什麼比喝杯咖啡更重要的嗎？

《來到機場》寫道：“人生是一段旅途，我們都終將遠行，不斷追尋去那未曾去過的地方，無論是身體的，還是心靈的，背囊會越來越沉重。總有一天我們將長久地歇息下來，在身後的光陰甬道裡，留下一路的星辰相隨……”。他的《霍克斯伯裡河度假村》裡是這樣敘述的：“告別老人走出房間，夜色已籠罩了霍克斯伯裡河。就像是生死輪回，屬於夜的生命開始勃發起來，我站到古樸的小碼頭上，看到白天平靜的水面忽然間洶湧起來，它像是有了生命，集結起一個個巨大的波紋，急速地向前推進著，勢不可當。我不由得退回到岸上，又一次感歎大自然的造化，萬物皆有靈，只是藉以現身的軀殼不同而已。”《七月裡的浪漫》提到“人生如夢，苦樂相依，甘苦從來就

是一對孿生兄弟”。

散文的哲理美就是將生動的故事、細節、場景、物象、人物的言行融於散文中，通過藝術形象形成散文的哲理。《病中七日》將新冠疫情期間自己由於大病而脫胎換骨、對人生有了更加深入的感悟，“人在肉身世界是有分別的，活著的時候，有的一輩子在山根下徘徊，有的稍微爬上了一點高度就不動了，更多的人止步於半山腰，有的竭盡全力也未能登頂，只有極少數的人幸運地達到了巔峰，無限風光盡收眼底。而死後在被弔唁時的狀況也類似，有的墓碑前只有幾個家人，有的加上了朋友，有的多了同事，有的是整個領域的人們，有的跨越了國界，極少數的人聯合國為他們降半旗。這些就是將來自己那具完全由冰冷的物質所構成的屍體將要達到的高度了。那麼如果存在一個靈界，那些失去了肉身的靈魂們是否也有著諸多的分別呢？”這些哲理性的語言給人以啟迪，是人生迷霧的智慧之光，能幫助我們在困境中找到方向，在平凡中發現生命的意義。梁曉

純這樣充滿哲理的散文還有《一隻通靈的小貓咪》《走不出的洞穴》《宅家心曲》《這場夢，何時醒》《AI與人，換位的時代來了》等等，不一而足。

散文是一種抒情性的文學體裁，不論是抒情散文還是記敘散文，我們作者的真情實感通過文字的溫度來激起讀者的共鳴。讀梁曉純的散文，我們經常會被裡面的景物、人物、事物所打動。他是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和篩選出形象化、個性化的散文意象，將自己的真情實感灌注進這些形象化的意象中，所以他能打動讀者，讓讀者在內心的波瀾和情感中領略到散文的美。

但我們在讀這本散文集的時候，有些篇章寫得過於局促，有些只是一個回憶或是一種感慨，沒有很好地展開來寫，這就給讀者留下了很多遺憾。當然人生如玉，難免瑕疵，何況這只是一本散文集呢？不知不覺又說了一大堆，好為人師的老毛病又犯了。可我還是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讓我們共勉。

趙旭

陌離詩兩首

無所見之見 ——登頂珠峰有感

世界在此終止。
沒有顏色，只有白
一種剝離意義的白。

此刻，
我不是勝利者，
我只是個失去一切重力的人。
在這世界的盡頭，
連影子也不肯追隨。

風不再是風，
它只是存在，
像時間的刀刃。

山，不是高度，
而是一種絕對：剝去肉身、語言、意圖之後，
仍然殘留的核心。

我欲站立，
但在這裡，
唯有伏低，俯首稱臣。

只剩一種極靜的虛無，
在心深處滴落。

你問我在山頂看見了什麼？
我說：看見了看不見。
我說：知道了無所知。

沉默之刃 ——詠劍葉巨矛百合

我拒絕成為取悅的焰，
當群芳俯身向暖風獻詞，
我以平的脊樑
鏗打峭立的月光。

在貧瘠裡持刃靜默，
花苞如鞘，暗蓄星霜。

風過時微躬，
不是屈從，是鋒芒回斂的強張；
縱有折腰，
脊骨仍淬煉荒原的銀芒。

將經年沉默壓成一道薄刃，
於無人守候的破曉，
猝然劈出
那道指日的冷豔。

我不仰天時垂憫，
只信仰
自身雕刻的寒芒！

